

建一个2026的新文档

■ 陆德峰

删除昨日雪雨,清空往昔风霜
格式化记忆的硬盘
储存新一年的梦想和阳光

新建一页澄澈,命名二零二六
抹去失意的旧章,存下暖心过往
鼠标轻点,划去岁月的慌张

收藏每一缕晨光,珍藏每一寸晴朗
备份三餐烟火,存档四季安康
让平凡日子,在字里行间发亮

敲下几行热忱,写下满心向往
装订朝夕暖意,封装温柔盼望
新的文档里,皆是顺遂与坦荡

春风执笔,时光作序
落笔生暖,岁岁晴朗
一页崭新光景,缓缓铺展登场

2025再见 2026你好

■ 罗瑞雄

汽笛轻鸣,2025年的列车正缓缓驶入终点,车窗映过的风景里,藏着这一年的万千模样。在这一年里,有人重拾信心回到巅峰,有人遭遇挫折停滞不前,有人偶然发现自己新的人生方向……

但不管怎样,面对即将来临的2026年,我们应抛开过去的种种失败,把遗憾化作成长的养分,将经历酿成前行的底气,重振旗鼓,迎接崭新的2026年。

当这一年抵达终点,不妨让这些印记轻轻沉淀为过往。要知道,每一道焊痕都印满了奋斗的温度,每一次坚守都藏着劳动者的赤诚。正是这些零散的过往片段,最终拼凑成了属于我们每个人的2025年答卷。

人生本是一场不断遇见与告别的旅程,也如同一本待续的书——人生这本书,翻过这一页,才能书写下一章。在人生的旅途中,没有谁能永远陪伴走完完整旅程,但每一次工作中的相遇都是缘分,每一段相处都是福分。我们难以预知下一场遇见在何时,也无法留住每一个想要珍惜的人,能做的不过是珍惜眼前的温暖,珍藏过往的感动——毕竟,路过的都是风景,留下的才是人生。

2025年的最后一天,就让过往的悲喜都随风消散吧,要好好感谢那个默默努力的自己。请记住,一朵花的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,别被焦虑绊住脚,别让彷徨迷了方向,一直往前走,好事自会奔你而来。这一年,该忘记的就彻底放下,该舍弃的就不再纠缠,不困于过去的遗憾,不困于内心的纠结,唯有大步向前,才能接住新年的每一份美好。

如今,2026年的列车已缓缓驶来,车窗外是崭新的晨光。告别2025,不是遗忘过往,而是把那些好的、坏的经历都化作成长的养分;迎接2026,是带着过往的收获与勇气,去奔赴更辽阔的远方。越往光阴深处走,越能懂得:简单与淡泊,才是人们生活中难得的美好意境。在新的一年里,愿我们都能做个简单的人,过简单的生活,带着2025年那首未唱完的歌,在时光的流淌中、在岁月的素笺上,把日子织成一幅旖旎的美丽画卷。

愿2026年的朋友们,始终与美好相伴。踏上新程,既能延续过往工作时的热忱与韧劲,在该拼搏时乘风破浪、一往无前;也能偶尔慢下脚步,慢品点滴花开的浪漫,珍藏日常细碎的温柔,让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,都能活成自己向往的模样。



新篇章新启程

■ 刘金林

1

2026年新历年启程!新的篇章开始抒写,沿着心中的方向,能抵达何方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,新的篇章,已经在键盘里,一字一字地敲打着,沿着春夏秋冬的既定模式,一字一词一句,慢慢开始舒展。

冬月那个周末,回到乡下。傍晚时分,夕阳西下,沿着乡下那条熟悉的乡道,慢慢前行的时候,发现在路旁的那一蔓一蔓的喇叭花藤,还在路旁的草地上,四处缠绕蔓延开来。

此刻的喇叭花都干瘪了,枯着的模样,我知道,这是喇叭花凋谢的模样。要看它开花的时候,要等等早上了。

我摸不准喇叭花开花的具体季节和时间,之前冬日每次清晨上班经过这条路上的时候,早已经看见喇叭花开一朵又一朵的架势,这种模式在路旁蔓延开来,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。

这种花开的盛景,大约是在夏季开始?具体我也没有把握记住,应该是没有留心时间,或者说,这花开美丽太让人上心了,以至于我模糊了时间,而仅能记得花开一朵又一朵的美好。

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,依然花开美丽,这不得不让人无比的欢喜。想起唐代诗人元稹写的诗句: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此刻寒冷的十二月走进末端了,菊花是否还在绽放呢?迎来2026年新历年,喇叭花却仍然一枝一蔓朵朵花开更盈欢。这是迎接新篇章的美好向往,也是新启程!一步一步地向阳而暖,一步一步地向暖而生!

2

周六上午,早些时间去了趟笔架山,很久没有去笔架山了。到了山脚,阳光已经浸暖了整个山脉,在入山口,有两棵冬季开满粉色花朵的大树特别耀眼。

这个周六我又经过那里,特意去看了一下,看到树身上的树木铭牌,才知道原来这两棵树名字叫美丽异木棉树,也可以叫美丽树。这两棵屹立的树,给小城寒冷的冬天,平添了几许温暖。

在山道口,站着很多拿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,我于是也拿起手机随着摄影师镜头,拍了几张树的照片,再往山内一点,摄影师也入镜了。

此刻来山间游玩的人越来越多,人们沿着已经铺好的水泥道,往山上走。上山的主干道路,经过铺筑,并不陡峭,宽度有两三米的上山道,一直蜿蜒上半山腰的电视塔,到了电视塔再上山顶,是一段陡峭的阶梯,等阶梯走完,就是山顶平台了。

山并不高,算是在一个山中公园里走几十分钟,但是到了山顶,就可以俯瞰整个小城的建筑景观了。

这里是小城看日出不错的景观台,之前夏天,一有时间我就会早早起来,过来观看日出,而有一些学生、摄影爱好者,也特别喜欢来这里打卡拍照。

想起唐代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名句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”笔架山文脉相承,是小城里灵魂式的标志山脉。

每天都有很多市民过来游玩,有的甚至天天来走一趟,这是他们喜欢的健身活动。这里处于郊区,空气清新,绿植繁茂,是健身、减压、工作后放松的好去处。

2025年的冬天,有点冷,这几天还在寒潮,然而这并不影响2026年缓缓走来的脚步,接下来应该是和暖的2026年!有诗为证“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”。

2026年的新篇章已经上演,而我即将开始新启程!

岁末的最后一课

■ 劳小颖

这是元旦假前的最后一节语文课。

课,其实早已讲完了。复习的话也说了。教室里弥漫着那种假期前特有的、轻盈的躁动,像水将沸未沸时,锅底细密攒动的气泡。阳光出奇的好,从西面的窗户泼进来,慷慨地铺满了大半个教室,将桌椅的影子拉得长长的、斜斜的。

我没有再讲什么。只是让他们自己看看书,或静静坐一会儿。我知道,此刻任何属于“课堂”的言辞,都是多余的。他们的心思,一部分已顺着窗外那喧嚷的声浪,流向了即将到来的三日闲暇,流向了县城的网吧、小吃摊,或是开往各镇的中巴车;另一部分,则沉在更底下——那是对这岁末最后一课的、连自己都未必察觉的怔忡。

我的目光,就落在这片被阳光照透的怔忡里。这是汽修班的课。阿海坐在第三排,正用那根总是洗不净黑渍的食指,在摊开的语文书扉页上,无意识地、重重地画着一个又一个圆圈,像在模拟某种螺纹。阳光照亮他小臂上结实的线条,也照亮那指甲缝里一点固执的淡灰色油泥。他的“新年”,或许早已不是日历上的某个日子,而是下一次他能独立拆装那台发动机时的顺畅,是那扳手与螺栓严丝合缝“咔哒”一声轻响所带来的、外人无法体会的尊严。

就在这片被阳光照透的安静里,时间忽然有了形状。我们都停在了某个浅滩上——一节课要过去了,一年也要过去了。

这些孩子,这间教室,此刻都是被光阴冲刷的河床。而我与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:讲过说的话,偶尔的笑,还有现在这种悬在半空的等待,都变成了水,正慢慢地从我们身上流过。

……

忽然,下课的电子铃声,毫无预兆地、震耳欲聋地炸响了整栋教学楼。

“铃——!”

几乎在同一秒,整座楼像从沉睡中猛醒,脚步声、欢呼声、桌椅的碰撞声,如解冻的春潮,轰然席卷了每一条走廊。

阿海“啪”地合上书,把那张画满“螺纹”的扉页匆匆掩上,塞进书包。他们起身,动作快了起来,笑容重新回到脸上,明晃晃的,带着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鲜活。

“老师,元旦快乐!”

“老师,明年见啦!”

他们经过讲台,用普通话或粤语,向我道别。那笑容和声音,是如此具体而蓬勃,具有一种强大的、向前的冲刷力,将片刻前那些关于时间的幽微思绪,顷刻卷得无影无踪,只留下生活本身那活活泼泼的、热腾腾的质地。

我也笑着,点头,回应。看着他们的身影汇入门外喧嚣的人流,蓝色的校服很快便混同在一起,分辨不清了。

教室里骤然空了下来,只剩下一地歪斜的桌椅,和满室依旧浓烈、却已无人承托的阳光。方才那充盈着年轻体温与呼吸的空间,此刻只剩下一种庞大的、嗡嗡作响的寂静。我慢慢收起讲台上寥寥的几样东西——课本,一支红笔,一个保温杯。杯身还是温的,握在手里,是这岁末最后一点切实可握的暖意。

走出教室,长廊已空。夕阳把所有的影子都拉得很长,尽头处,那棵细叶榕的枝叶在余光里,依然温存地绿着。

我知道,三天之后,铃声会再度响起,这些桌椅又会被相似又不同的年轻身体填满。河床会再次迎接水流,继续它那无声而永恒的雕刻。

而所谓“新年”,大约就是在这看似周而复始的流淌中,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相信——那河床的纹路,那水流的走向,已与昨日,有了一点点不易察觉、却真实不虚的不同。

那一点点不同,便是时光。在平凡岁月深处,为自己也为所有奔赴它的人,写下的最诚恳的贺词。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